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4 March 202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索马里境内儿童与武装冲突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612\(2005\)](#) 号决议和之后各项决议的规定提交的，是秘书长关于索马里境内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第五次报告，所述期间为 2016 年 8 月 1 日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报告重点介绍了六种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趋势和模式，并提供了关于施害者以及为防止和应对侵害行为所采取行动的資料。报告还概述了冲突各方在对话、行动计划和其他保护儿童承诺方面取得的进展。秘书长提出了一系列建议，目的是终止和防止索马里境内的严重侵害儿童行为，并加强儿童保护。



一. 引言

1. 本报告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612(2005)号决议和之后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各项决议的规定提交的，是秘书长关于索马里境内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第五次报告，所述期间为 2016 年 8 月 1 日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本报告介绍了自上一次报告(S/2016/1098)以来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趋势，并概述了自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于 2017 年 7 月通过关于索马里境内儿童与武装冲突的结论(S/AC.51/2017/2)以来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挑战。由联合国索马里援助团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共同主持的在索马里的联合国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核对了报告中提出的侵害行为，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查明了施害者。

2. 报告显示索马里境内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的灾难性境况，受招募、使用、绑架儿童和强奸及其他形式性暴力影响的儿童人数超过了在其他冲突局势中核实的儿童人数。大多数严重侵害儿童的行为都是武装团体(青年党是主要施害者)和政府安全部队实施的，其中索马里警察和联邦成员州的州级部队实施的此类行为越来越多。报告还记录了涉及部族民兵的持续暴力，此种暴力导致严重侵害儿童行为。

二. 政治和安全局势及冲突各方概览

A. 政治和安全局势

3.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2 月举行的总统和立法选举进程是该国走向联邦制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联邦成员州内部以及联邦政府与联邦成员州之间的和解进程仍在继续，2018 年在西南州以及 2019 年在邦特兰和朱巴兰举行了州主席和议会选举进程。

4. 2017 年 4 月，联邦政府和联邦成员州就国家安全架构达成协议，这代表朝着统一的索马里安全部门迈出了重要一步，因为该协议确定了联邦和州级安全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安全部队的总体规模、分布和组成、指挥和控制、资源配置和资金筹措。此外，该协议还预计将州级部队编入索马里国民军，并建立联邦和州警察部队。

5. 不过，自 2018 年 9 月以来，联邦政府与联邦成员州之间的政治僵局对协议的执行产生了负面影响。虽然自 2018 年 9 月以来已经做出了恢复联邦政府与一些联邦成员州之间关系的努力，但各方之间的建设性政治对话尚未恢复。政治僵局也阻碍了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方面取得进展，特别是在联邦成员州一级执行联合国与索马里政府 2012 年签署的关于防止和打击招募和使用儿童以及杀害和残害儿童的行动计划方面。

6. 青年党仍然对索马里安全和稳定构成主要威胁。在前几年国际军事努力帮助减少袭击之后，从 2017 年开始观察到青年党的活动出现新的激增。该团体继续对索马里南部和中部的农村地区实施有效控制，但没有占据该国的任何主要城市中心。青年党依靠基本上不对称的作战手段，如自杀式和复合式袭击，以

及使用简易爆炸装置。该团体的袭击目标是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和索马里国民军,不仅包括军事设施或戒备森严的政府大楼,还包括酒店、餐馆和茶馆等民用设施,造成很多平民伤亡,其中包括儿童。

7. 索马里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从 2016 年 8 月的 110 万人增加到 2019 年 12 月的 260 万人,其中近三分之二是儿童。境内流离失所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冲突和不安全、对暴力的恐惧、干旱和洪水。许多境内流离失所者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地区,在那里,他们往往居住在非正规住区。摩加迪沙和西南州首府拜多阿接收的索马里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青年党控制着那里的大片领土。在导致流离失所的其他因素中,儿童及其家人因试图避免青年党强迫招募儿童而成为境内流离失所者。儿童在流离失所的情况下容易受到侵害,特别是受到冲突各方的性暴力及招募和使用,施害者包括负责监护他们的人。

8. 非索特派团和索马里国民军集中打击青年党的大规模行动仍在继续。2018 年制定了一项指导非索特派团过渡进程的计划,涉及逐步将安全职能移交给索马里安全部队,目标是到 2021 年索马里安全部队将对索马里安全承担全部责任。与联邦政府的双边和多边合作继续通过培训、能力建设或物质支持加强索马里安全部门。

9. 从 2017 年末开始,作为应对青年党活动增加的措施,国际部队的空袭有所增加。空袭主要针对索马里南部和中部的青年党基地和特定个人,造成了儿童伤亡。

B. 冲突各方

索马里联邦政府安全部队

10. 《临时联邦宪法》将索马里联邦政府安全部队界定为国家军队、情报部门、警察和监狱部队。这些实体包括索马里国民军、索马里国家警察和国家情报与安全局。根据国家安全架构协议,索马里警察应由 32 000 名成员组成,分为联邦警察和州警察,而国民军应由至少 18 000 名成员组成,不包括特种部队、海军和空军。各种实体以不同方式运作支持国家军队,包括部族民兵和联邦成员州的安全部队。在我最近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年度报告(S/2019/509)附件一中,索马里国民军因招募和使用以及杀害和致残儿童而被列入名单。

州级部队

11. 各种州级部队大多由部族民兵组成,并与联邦成员州结盟。其中包括朱巴兰、加尔穆杜格、邦特兰和西南州部队。自通过国家安全架构以来,因受联邦政府和联邦成员州间政治紧张局势的阻碍,将州级部队编入索马里安全部队的工作进展缓慢。2018 年,2 400 名邦特兰部队成员被编入索马里国民军。

武装团体

12. 青年党依然对索马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主要威胁,并在组织健全的架构下运作,能够通过对企业和地方社区征税、在主要补给线沿线的检查站征收通行费以及其他收入来源有效创造收入。该团体继续成功招募新战斗人员入伍,包括儿童和外国作战人员。在我最近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年度报告(S/2019/509)中,

青年党因招募和使用、杀害、致残和绑架儿童、对儿童实施性暴力以及袭击学校和医院而被列入名单。

13. 2017 年 12 月，加尔穆杜格当局与“先知的信徒”组织达成了一项分享权力协议，其中预计后者将编入加尔穆杜格部队。不过，这一进程因加尔穆杜格当局、“先知的信徒”组织和联邦政府之间的政治分歧而受阻。2019 年 7 月 5 日，联邦政府启动了工作，将“先知的信徒”组织的部队编入索马里安全部队。预计“先知的信徒”组织的部队将编入索马里国民军、陆军特种部队(Danab)、联邦成员州警察部队和索马里警察。在我最近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年度报告(S/2019/509)中，“先知的信徒”组织因招募和使用儿童而被列入名单。

14. 索马里亲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分子宣誓效忠伊黎伊斯兰国。他们的规模比青年党小很多，其行动也没有青年党活跃。有针对性的暗杀和强行募集资金一直是他们最常见的活动。他们主要在邦特兰活动，2016 年曾在那里设法短暂夺取了邦特兰部分海岸线的控制权。

15. “部族民兵”一词用来指与索马里不同地区的部族结盟的各种各样的民兵团体。其中一个团体是“韦斯特兰民兵”。在 2019 年 1 月之前，该团体实施的侵害行为在“部族民兵”项下报告。

在索马里的其他各方

16. 2007 年 3 月，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授权，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被部署到索马里，协助索马里国民军打击青年党和其他武装团体。其军事部分包括来自布隆迪、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乌干达的部队。在过渡计划的指导下，非索特派团已开始向索马里安全自主过渡。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除了有在非索特派团指挥下行动的部队外，另外还都继续维持在索马里的部队。美利坚合众国也袭击了青年党和索马里亲伊黎伊斯兰国分子，主要是空袭和无人机袭击。

三. 严重侵害儿童的行为

17. 高度动荡的安全局势、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人口流离失所和后勤制约因素限制了实际进出，给监测和报告严重侵害行为带来了挑战。由于索马里南部和中大部分地区无法进入，本报告所载信息仅表明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全面范围，并未反映武装冲突对索马里儿童的全部影响。

1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国家任务组核对了 14 856 起侵害儿童事件，涉及 12 551 名儿童(2 103 名女童，10 448 名男童)。主要施害者是青年党(10 672 起)，其次是索马里国民军(834 起)、州级部队(707 起)、部族民兵(494 起)、索马里警察(248 起)、“先知的信徒”组织(125 起)、韦斯特兰民兵(7 起)、国家情报与安全局(1 起)和索马里亲伊黎伊斯兰国分子(1 起)。非索特派团(64 起)、埃塞俄比亚特别警察(18 起)、肯尼亚国防军(8 起)和埃塞俄比亚国防军(5 起)也对严重侵害儿童行为负责。其余 1 672 起侵害儿童事件的责任方无法认定。

A. 招募和使用儿童

19. 国家任务组核查了武装部队和团体招募和使用 6 143 名儿童(149 名女童和 5 994 名男童)的情况。主要施害者是青年党, 青年党犯下的经核实的案件占 80%(4 910 起), 其次是索马里国民军(391 起)、索马里警察(172 起)、部族民兵(169 起)、加尔穆杜格部队(168 起)、朱巴兰部队(129 起)、“先知的信徒”组织(113 起)、邦特兰部队(61 起)、西南州部队(22 起)、韦斯特兰民兵(2 起)和非索特派团(2 起)。4 起案件的责任方不明。

20. 2016 年 8 月至 12 月期间, 索马里冲突各方招募和使用 646 名儿童, 2017 年有 2 127 名儿童。2018 年, 招募和使用儿童现象达到了顶峰, 有 2 300 名儿童受到影响。经核实, 2019 年 1 月至 9 月期间, 有 1 070 名儿童已被招募和使用。

青年党

21. 青年党应对 4 910 起招募和使用儿童案件负责。为了增援其队伍, 青年党在 2017 年(1 770 人)和 2018 年(1 865 人)大幅扩大了招募和使用儿童的规模, 以应对索马里国民军、非索特派团和国际部队针对该团体开展的大规模行动。前几年, 索马里南部和中部大多出现了强迫征兵的情况(S/2016/1098)。2017 年, 由于埃塞俄比亚国防军的部队从几个地点撤出, 青年党大大扩大了在加尔穆杜格州招募儿童的活动, 这使其得以扩大存在。

22. 青年党强迫儿童参加该团体开办的伊斯兰学校(古兰经学校), 其课程包括军事训练和教化。该团体经常命令部族长老交出每个部族一定数量的儿童, 或者交出每个家庭一个孩子, 以供其招募为儿童兵。例如, 2018 年 8 月 10 日, 60 名年龄在 12 岁至 17 岁之间的男童被部族长老带到加尔穆杜格州哈拉尔代雷区一个村庄的一所小学, 该小学已被青年党改造成招募新儿童兵的伊斯兰研究和培训中心。为了强迫社区交出他们的孩子, 该团体经常采取绑架老人、教师和社区领袖的手段。他们还迫使家庭和社区交出女童, 以便将其嫁给青年党作战人员。该团体利用大规模绑架来招募儿童。关于这些做法的更多细节将在本报告后一部分提供。

23. 青年党以包括失业青年在内的弱势群体为招募目标, 利用社会和经济奖励措施吸引新兵, 通过亲朋好友和同伴压力进行第三方招募。其他广泛使用的方法是通过宗教领袖进行说服和在伊斯兰学校进行宣扬。2017 年和 2018 年, 青年党招募的儿童人数在斋月期间达到顶峰。

24. 2019 年青年党招募儿童的人数(875 人)略有减少, 因为许多家庭逃离青年党控制的地区或将儿童送到政府控制的地区, 以保护他们不受强迫招募, 并希望他们获得更好的教育。许多人从农村地区搬到摩加迪沙或拜多阿等城市地区。一些家长甚至将其子女交由警方和政府当局保护。将子女送走的父母往往面临青年党的报复、绑架或罚款。例如, 2017 年 5 月, 70 个家庭从青年党控制的地区逃到加尔穆杜格当局或“先知的信徒”组织控制的地区。2018 年 1 月至 5 月, 大约 70 名儿童要么被父母交给当局, 要么在加尔穆杜格州杜萨马雷卜的警察局寻求庇护。这些儿童后来被转移到以社区为基础的临时照料安排下。

25. 在 2019 年招募或使用的儿童中，约 40%被用作作战人员。例如，2019 年 8 月 5 日，在朱巴兰部队与青年党于下朱巴州一个村庄爆发的冲突中，青年党招募的两名年龄分别为 14 岁和 15 岁的男童受了伤，此后，他们的案件得到了核实。其余儿童被青年党用来充当搬运工、厨师或间谍等辅助角色，或被迫嫁给青年党成员。

联邦政府安全部队和州级部队

26. 2016 年 8 月至 2018 年 12 月期间，联邦政府安全部队招募和使用儿童的案件稳步增加，2016 年核对了 65 起案件，2017 年 130 起，2018 年 248 起。2019 年 1 月至 9 月期间，经核实的案件数量略有下降，降至 120 起。

27. 有些儿童被用作高级军官的陪同人员，有些则在军事检查站执勤或守卫军事基地。例如，2017 年 3 月，一名 17 岁的男童被索马里国民军招募，在加尔古杜德州杜萨马雷卜军事基地的正门担任警卫。经核实，2018 年 8 月，两名身穿国家军队军装的年龄在 15 岁至 17 岁之间的男童在同一地区守卫着一个警察局。许多儿童被招募是为了代替他们已故的父亲或叔叔，而有些儿童则被用来在军营里做杂务。

28. 特别令人关切的是，索马里警察招募和使用儿童的情况不断增加。共核对了 172 起索马里警察招募和使用儿童的案件，其中 2017 年 11 起，2018 年 93 起，2019 年 1 月至 9 月期间 68 起。其中大多数儿童被用作辅助角色，例如厨师或清洁工，或陪同人员、警卫或检查站工作人员。例如，2018 年 10 月 13 日，在巴纳迪尔州的一个警察局，一名大约 16 岁的女孩被索马里警察用作厨师和清洁工。她的月薪为 30 美元，与父母住在附近的一个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经核实，2019 年 4 月 8 日，一名年龄在 14 岁和 16 岁之间的男童在摩加迪沙与其他几名身穿索马里警察制服的持枪警察一起控制交通和指挥车辆。

29. 招募和使用儿童的事件也有州级部队制造的，州级部队对招募和使用 380 名儿童负责。其中，2016 年下半年招募和使用 46 名儿童，2017 年 102 名，2018 年 144 名，2019 年 1 月至 9 月期间 88 名。主要施害者是加尔穆杜格部队(168 名)，其次是朱巴兰部队(129 名)、邦特兰部队(61 名)和西南州部队(22 名)。例如，2018 年 9 月 23 日，当 8 名年龄在 13 岁至 17 岁的男童作为加尔穆杜格部队的应征入伍者出现在加尔古杜德州 Balanbal 地区的一个警察局时，他们的案件得到了核实。据报道，大多数儿童是在辍学后被父母带去应征入伍的。2018 年 7 月 28 日，朱巴兰部队在下朱巴州多布里镇招募了 6 名年龄在 14 至 16 岁的男童。朱巴兰安全部队向这些男孩承诺向其支付工资，他们在被招募后辍学。其中一名男孩此前曾前往 Badhaadhe 镇，以逃避青年党的招募。

“先知的信徒”组织

30. “先知的信徒”组织对招募和使用 113 名儿童的行为负责，大多数侵害行为是在 2017 年(66 名)和 2018 年(14 名)核实的。2019 年 1 月至 9 月期间，“先知的信徒”组织没有犯下任何案件。2017 年 12 月，“先知的信徒”组织与加尔穆杜格当局签署了一项合并其部队的协议，自 2019 年 1 月以来，“先知的信徒”组织招

募和使用儿童的事件已被纳入加尔穆杜格部队制造的事件总数。迄今为止，在将“先知的信徒”组织的儿童编入政府安全部队之前，还没有对其进行全面的筛查，以查明其身份、释放他们并使他们恢复正常生活。

因据称与武装团体有关联而剥夺自由

31. 经核实，共有 910 名儿童(17 名女童和 893 名男童)因据称与青年党或索马里亲伊斯兰国分子有关联而被拘留。索马里国民军占拘留案件的大部分(492 起)，其次是索马里警察(303 起)、朱巴兰部队(59 起)、国家情报与安全局(18 起)、加尔穆杜格部队(10 起)、西南州部队(7 起)和“索马里兰”部队(2 起)。部族民兵(4 起)和“先知的信徒”组织(2 起)也因儿童与青年党有关联而对其进行羁押。此外，非索特派团(10 名)和肯尼亚国防军(3 名)拘留了 13 名儿童。在索马里针对青年党或索马里亲伊斯兰国分子的行动中抓获了儿童，或在简易爆炸装置爆炸或暗杀发生后的安全扫荡中逮捕了儿童。

32. 虽然安全部队将被抓儿童移交给联合国以便使他们在恢复正常生活和重返社会方面获得支助，但拘留儿童的时间往往超过索马里 2014 年认可的关于接收和移交与武装团体分离的儿童的标准作业程序规定的 72 小时时限。例如，2018 年 1 月 19 日至 25 日，陆军特种部队(Danab)将 36 名儿童移交给联合国，作为执行标准作业程序的一部分。这些儿童是在对谢贝利州青年党训练中心开展的一次军事行动中被抓的。2018 年 10 月至 12 月期间，国家情报与安全局在拜州拜多阿移交了 59 名儿童，以便使其重新融入社区。这些儿童因据称与青年党有关联而被拘留了几天到几个月不等。

33. 国家情报与安全局继续对其羁押的以前与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进行风险评估筛查。上一份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报告(S/2016/1098)对这种做法表示关切，因为这种做法违背了以下原则，即武装团体招募和使用的儿童首先应被视为受害者，不应因他们与武装团体有关联而受到惩罚。此外，在确定被归类为“极易发生问题”儿童的命运和下落方面存在持续困难。国家情报与安全局目前正在为筛查人员制定一份专门针对儿童需求并将他们恢复正常生活列为优先事项的核对表。

34. 如我上一份报告(S/2016/1098)所述的那样，2016 年 3 月被邦特兰部队抓获的共 40 名儿童因与青年党有关联而被判刑，判决从死刑(12 名儿童)到最高 20 年的重刑(28 名儿童)不等，他们于 2017 年 4 月 2 日被转移到儿基会支持的临时照料中心。2016 年 11 月，对 12 名儿童的死刑判决被撤销。在联合国和我的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的持续倡导下，邦特兰主席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赦免了留在该中心的 34 名儿童。这些儿童已与家人团聚。

35. 非索特派团也拘留了 10 名儿童，原因是据称他们与青年党有关联。例如，2017 年 2 月 28 日，在希兰州的布洛布尔提镇，一名因涉嫌与青年党有关联而被非索特派团羁押的 17 岁男童在企图逃跑时被枪击伤。受害者在非索特派团诊所接受治疗，随后继续被羁押。

36. 此外，经核实有 30 名儿童被青年党逮捕并剥夺自由。儿童经常因“不守纪律”而被关押，原因包括在公共场合打架、在祈祷时踢足球以及拥有智能手机和人造手枪等违禁物品。例如，2016 年 8 月 24 日，在中朱巴州的吉利卜镇，两名年龄分别为 15 岁和 17 岁的男童因当众打架在家中被青年党逮捕，并被拘留了 3 天。在拘留期间，这两名男孩还被审问为什么没有加入青年党。他们后来获释。

B. 杀害和致残行为

3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国家任务组核对了 2 916 名儿童被杀或致残的事件，其中包括 754 名女童和 2 162 名男童。几乎一半的儿童伤亡事件(1 233 人)的责任方无法认定。已查明的主要施害者是青年党(953 人)、索马里国民军(297 人)、部族民兵(158 人)、非索特派团(60 人)、朱巴兰部队(59 人)、索马里警察(50 人)、西南州部队(42 人)、加尔穆杜格部队(33 人)和邦特兰部队(21 人)。肯尼亚国防军(7 人)、埃塞俄比亚特别警察(2 人)和埃塞俄比亚国防军(1 人)也犯下一些案件。造成儿童伤亡的原因包括交火、在军事行动期间没有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保护儿童、使用简易爆炸装置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战争遗留爆炸物、定点清除和空袭。在已核实的 2 916 起杀害和致残儿童案件中，2016 年下半年发生了 436 起，2017 年 931 起，2018 年 1 041 起，2019 年 1 月至 9 月期间 508 起。

38. 青年党杀害和致残儿童的数字显示，2017 年末和 2018 年此类儿童显著增加，原因是冲突加剧，与政府安全部队发生武装冲突，以及使用简易爆炸装置袭击的次数增加，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例如，2017 年 10 月 14 日，Zoobe 路口的卡车炸弹造成约 600 人死亡，其中包括 25 名儿童，另有更多人受伤，其中包括 15 名儿童。青年党还作为惩罚手段或出于纪律原因处决或致残儿童。例如，2016 年 10 月 11 日，青年党公开处决了 7 名年龄在 14 岁至 17 岁之间的男童，他们被控在加尔古杜德州从事间谍活动。2017 年 1 月 9 日，在加尔古杜德州埃勒布尔区的一次公开集会上，3 名与青年党有关联的年龄在 14 岁至 16 岁之间的男孩右手被青年党砍断，因为他们无法解释军训后向他们提供的子弹去向。儿童在接受青年党训练或被该团体使用时也会被杀害或致残。例如，2019 年 3 月 15 日，在加尔古杜德州埃勒布尔镇的一个青年党训练营进行炸弹制造训练时发生了爆炸，造成 10 名男童死亡，18 名男童受伤。

39. 索马里安全部队，包括联邦和州级安全部队，对 502 起杀害和致残儿童的案件负责。索马里国民军是主要施害者，犯下 297 起案件，其次是朱巴兰部队(59 起)、索马里警察(50 起)、西南州部队(42 起)、加尔穆杜格部队(33 起)和邦特兰部队(21 起)。特别令人关切的是，2017 年和 2018 年核实的索马里警察和州级部队所犯案件数量大幅增加。交火和针对武装团体的军事行动是造成儿童伤亡的主要原因。例如，在 2017 年 8 月 25 日于下谢贝利州针对青年党开展的一次安全行动中，两名大约 15 岁的男童在一个农场被国家军队打死。政府安全部队之间的内耗或州级部队之间的争吵也造成了儿童伤亡。2018 年 6 月 1 日，在摩加迪沙稳定部队与国家军队的部队在巴纳迪尔州交火过程中，3 名年龄在 11 岁至 17 岁之间的女童和 1 名 14 岁男童被打死，1 名 13 岁女童和 1 名 16 岁男童致残。这起事件发生在国家军队的士兵与驻扎在该地区的稳定部队之间爆发冲突之后。

40. 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对杀害和致残 60 名儿童的事件负责。此类事件往往发生在非索特派团应对简易爆炸装置爆炸或青年党的袭击时。例如, 2017 年 10 月 31 日, 在非索特派团的一支特遣队于加尔穆杜格州埃勒布尔镇郊区开火时, 有 6 名儿童被打死, 其中包括 1 名 8 个月大的女童, 3 名儿童致残。

41. 国际部队的空袭在索马里仍然是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 因为空袭继续造成儿童死亡和致残。受空袭影响的地区主要由青年党控制, 无法进入, 因此很难充分监测和报告空袭对儿童的影响。尽管存在这些挑战, 国家任务组仍核对了身份不明的部队在对青年党据点发动的空袭中打死 23 名儿童和致残 21 名儿童的情况。例如, 2017 年 10 月 16 日, 在身份不明的部队在下谢贝利州发动的一次空袭中, 有 3 名年龄在 5 岁至 16 岁之间的儿童(2 名男童和 1 名女童)致残。在这次据报以青年党车队为目标的轰炸中, 一所房屋被炸, 炸伤 8 名平民, 其中包括 3 名儿童。

42. 战争遗留爆炸物继续造成儿童伤亡。例如, 2018 年 3 月 21 日, 一枚手榴弹爆炸, 导致 2 名年龄在 8 岁至 10 岁之间的儿童死亡, 另有 11 名(8 名女童和 3 名男童, 年龄在 7 岁至 15 岁之间)受伤, 当时他们正在附近区域玩耍。

C. 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

43. 经国家任务组核实, 958 名儿童(954 名女童, 4 名男童)成了强奸和其他形式性暴力的受害者。在所有这些性暴力案件中, 其中三分之一(306 起)是索马里安全部队和州级部队所为, 其中索马里国民军(133 起)、朱巴兰部队(75 起)、西南部队(42 起)、加尔穆杜格部队(25 起)、索马里警察(24 起)和邦特兰部队(7 起)。青年党对 157 起性暴力案件负责, 部族民兵 103 起, “先知的信徒”组织 3 起, 韦斯特兰民兵 1 起。共计 22 起侵犯行为分别是埃塞俄比亚特别警察(16 起)、埃塞俄比亚国防军(4 起)以及肯尼亚国防军和非索特派团(各 1 起)所为。超过三分之一的案件(366 起)责任人无法确定。2017 年和 2018 年的案件数相同(331 起), 而 2016 年最后两个季度核对了 135 起案件。这一数字从 2018 年的 331 起降至 2019 年 1 月至 9 月的 161 起。由于人们担心名声受损、遭到报复、缺乏问责以及缺少向幸存者提供足够的支助服务, 因此涉及女童和男童的性暴力据信报案偏低。

44. 对女童和男童实施的性暴力包括强奸、强奸未遂和强迫婚姻。强奸和强奸未遂经常发生在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或儿童拾柴取水或照看动物时。例如, 2017 年 10 月 13 日, 1 名 14 岁的男童在希兰州贝莱德文镇被 2 名索马里国民军士兵性侵。2018 年 11 月 11 日, 下朱巴州沙加镇以东的 5 名青年党分子多次强奸 1 名 16 岁女童。

45. 强迫婚姻往往发生在青年党绑架女童的情况下。例如, 2017 年 5 月 26 日, 2 名青年党战士在加尔古杜德州埃勒布尔县绑架并强娶了两名年龄分别为 15 岁和 16 岁的女童。在女童和她们的父母均拒绝了该团体提出的求婚他们便绑架了女童。

46. 对性暴力的问责仍然很低, 有罪不罚现象依然存在。大多数施害者仍然逍遥法外, 或在向受害者或其家人支付赔偿后获释, 或被判刑较轻。例如, 2017 年 10 月 4 日, 1 名 17 岁的拾柴女童在拜州巴尔达莱镇郊区被 3 名西南部队人员殴打和轮奸。她在一家医疗机构接受了治疗。尽管她的父母向西南警方报告了这一事

件，但施害者未受到任何惩罚。在另一起事件中，2018年11月13日，1名14岁女童在加尔古杜德州的卡达多附近被两名加尔穆杜格士兵强奸。加尔穆杜格警方逮捕了施害者，并于11月15日判处他们6个月监禁和1 000美元罚款，以补偿受害者。

D. 袭击学校和医院

47. 国家任务组核对了242起袭击学校(203起)和医院(39起)事件，其中80%(194起)是青年党所为，其次是不明身份武装分子(17起)、索马里国民军(8起)、加尔穆杜格部队和部族民兵(各7起)、西南部队(3起)、索马里警察和“先知的信徒”组织(各2起)和索马里亲伊斯兰国分子(1起)。其中1起事件是非索特派团所为。袭击学校和医院事件增多，从2016年下半年的21起增加到2017年的74起和2018年的91起。2019年1月至9月期间，56起袭击学校和医院事件得到了核实。2017年至2018年期间此类事件增加与青年党继续以学校和教育人员为目标作为招募策略有关，包括在这些年间从普通学校和伊斯兰学校绑架儿童和教师。

48. 2017年4月，青年党为其控制区的中小学开设了课程。随后将不遵守青年党命令采用其课程的学校关闭，教师、家长和长者非法羁押，导致人们从下谢贝利州和中谢贝利州以及加尔古杜德州流离失所到摩加迪沙、拜多阿和其他政府控制区。例如，2018年10月13日，一名伊斯兰学校教师因拒绝将儿童交给青年党在中谢贝利州乔哈尔县被青年党绑架。青年党为该校指派了一名新教师，并指示采用他们的课程。青年党命令事件发生后将孩子留在家中的父母将孩子带到伊斯兰学校，否则将被严惩。此外，2017年2月24日，加尔古杜德州埃勒布尔县埃尔加拉镇1所伊斯兰学校的1名教师拒绝让学生接受青年党培训，青年党关闭了该所学校，这名老师随后被捕。在2017年6月的另一起事件中，青年党在加尔穆杜格州哈拉尔代雷县绑架了162名长老、伊玛目和伊斯兰学校教师，原因是他们未能交出50名儿童(最小的年仅7岁)，并拒绝将儿童送到青年党建立的伊斯兰学校。

49. 青年党还袭击卫生设施和受保护人员，包括绑架医务人员和抢劫医疗用品。例如，2018年8月11日，青年党袭击了下谢贝利州阿夫戈耶县的一个村庄，绑架了村小学的4名教师以及当地一个非政府组织经营的母婴保健中心的3名工作人员。青年党还洗劫了保健中心的医疗用品和设备。2018年10月1日，青年党在袭击拜州拜多阿县的一个村庄时洗劫了一家医院的办公设备和医疗用品，并在撤出该村前烧毁了警察局。

50. 共有20起袭击学校和医院事件是联邦政府安全部队(10起)和州级部队(10起)所为。例如，2019年1月12日，加尔穆杜格部队的3名士兵袭击了加尔古杜德州卡达多县的一家母婴保健中心并开枪，胁迫该中心人员雇用其小部族成员。因此，该中心暂时关闭，以修复损坏。在另一起事件中，2019年4月6日，索马里国民军士兵强行关闭盖多州巴德希尔县的一家医院，声称他们对提供的服务质量不满意，并胁迫医院从其小部族聘请一名管理人员。

51. 此外，国家任务组核对了部族民兵(2所)、索马里警察和索马里国民军(各1所)将3所学校和两家医院用于军事目的情况。青年党还将一所学校用于军事目

的。例如，2019年2月6日，部族民兵占领了加尔古杜德州加布瓦奇县的一家医院，将其用于军事目的。尽管当地领导人发出呼吁并进行干预，但医院并未腾出，因此医院被永久搬迁到另一个楼。2017年7月25日，国家军队士兵占领了巴科勒州希尔巴德县的一所小学。士兵们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一直将利用这所学校治疗生病的士兵。在此期间，学校始终对学生关闭。

E. 绑架

52. 2016年8月至2019年9月期间，国家任务组核对了4 462名儿童(356名女童，4 106名男童)被绑架事件。经核实，98%的绑架是青年党所为(4 376人)，其次是不明身份武装分子(43人)、部族民兵(32人)、“先知的信徒”组织(5人)、韦斯特兰民兵(4人)、非索特派团、加尔穆杜格部队和西南部队(各1人)。

53. 如上所述，遭绑架人数在2017年(1 634人)和2018年(1 609人)达到顶峰，当时青年党大大加强了其强迫招募活动。2016年8月至12月期间，373起绑架儿童案件得到了核实。与2018年同期1 278名儿童遭绑架相比，2019年1月至9月期间记录的绑架案件数有所减少(846名儿童)，这主要是因为，在青年党2018年强行招募显著增加之后，一些家庭将他们的孩子从青年党控制地区转移到了政府控制地区，防止他们的孩子被招募。

54. 如上所述，大规模绑架儿童是青年党使用的主要招募策略之一，主要是通过袭击村庄或强迫部族长老交出儿童。例如，2017年7月和8月，青年党从加尔穆杜德州埃勒布尔县的几个村庄绑架了550名儿童，并将他们带到青年党在加尔古杜德州埃勒布尔镇经营的Ali Jim'ale培训中心。在一起类似事件中，青年党从加尔古杜德州的村庄绑架了150名9至16岁的男童，并将他们带到青年党在加尔古杜德州开办的伊斯兰学校。他们随后于2017年11月16日被运送到同一地区的一个训练营。

55. 青年党绑架女童，强迫她们嫁给他们的战士。例如，2017年5月14日，青年党在穆杜格州哈拉代雷县的多个村庄绑架了15名10至17岁的儿童，其中包括7名女童。这些女童被强迫嫁给战斗人员，而男童被招募为作战人员。

F. 拒绝人道主义援助准入

56. 国家任务组核对了148起拒绝人道主义准入事件，影响了向儿童提供援助。大多数事件是青年党(82起)所为，其次是部族民兵(25起)、加尔穆杜格部队(9起)、索马里国民军(5起)、“先知的信徒”组织(2起)、邦特兰部队和朱巴兰部队以及国家情报与安全局(各1起)。9起事件的责任人无法确定。与2017年的37起事件相比，2018年核实的拒绝人道主义准入事件数量增加了100%(74起)。2016年下半年核对了9起事件，2019年1月至9月核对了28起事件。

5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索马里的人道主义准入仍然面临严重挑战，因为人道主义行为体的活动经常受到军事行动、安全局势动荡和影响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安全事件的阻碍。发生的事件包括威胁和暴力侵害人道主义人员和资产、绑架人道主

义工作人员、拘留人员和受益人、限制入境、扰乱人道主义活动和抢劫货物。使用简易爆炸装置袭击人道主义车队和商业车队情况稳步增加。

58. 大多数拒绝人道主义准入事件(98 起)是青年党所为,包括暴力侵害人道主义人员行为,包括袭击和绑架以及掠夺人道主义物品。在 2016 年 9 月 21 日发生的一起事件中,加尔古杜德州加布瓦奇县一个非政府组织的 2 名当地工作人员在部族民兵袭击该组织时被打死,另有两人受伤。这次袭击是针对一个敌对部族民兵组织的复仇杀人行动的一部分。在另一起事件中,2017 年 7 月 15 日,7 名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在前往拜州拜多阿向受旱灾影响的人们提供援助的路上被青年党绑架,他们的车辆被青年党扣押。虽然这些人员在家人支付赎金后于 7 月 24 日获释,但车辆仍在青年党手中。

59. 联邦政府安全部队(19 起)和州级部队(11 起)对 30 起拒绝人道主义准入事件负有责任。2017 年 2 月 21 日,2 名索马里国民军人员袭击了一个人道主义组织的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当时正在向巴科勒州胡得杜尔县受旱灾影响的社区分发人道主义物资。士兵们威胁人道主义工作者,要求人道主义工作者也把物资分给他们。当人道主义人员拒绝时,这些士兵开火,分发工作停止。没有人员伤亡。例如,2018 年 10 月 5 日,加尔古杜德州卡达多的加尔穆杜格警察抢劫了将由当地非政府组织分发给境内流离失所者的粮食援助。虽然向警察局长报告了这一事件,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四. 应对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进展情况和挑战

A. 在立法框架方面取得的进展

60. 妇女和人权发展部在儿基会的支持下,于 2019 年 9 月向儿童权利委员会提交了索马里的初始报告(CRC/C/SOM/1)。开始讨论批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2018 年 7 月,联邦政府在非洲联盟的推动下,召开了儿童保护利益攸关方协商会议,讨论批准《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

61. 联邦政府制定了两项关键立法,以更好地保护儿童免受六种严重侵犯行为的伤害。2018 年 5 月,部长委员会一致通过了性犯罪法案,该法案一旦颁布,将把广泛的性犯罪定为刑事犯罪。该法案规定了警察、调查人员和检察官的明确职责,并对那些未能充分调查或起诉性暴力犯罪或干扰调查和起诉的人实施处罚。该法案以幸存者为中心,在诉讼过程中优先考虑幸存者的权利和需求,以保护他们的身份和福祉。该法案设想设立调查性暴力的专门单位,由专门的警察、调查人员、检察官和法官组成,调查、起诉和审理所有性犯罪案件。一旦获得通过,该法案有可能大大加强对索马里性暴力犯罪的问责。然而,自 2018 年以来,议会一直未通过该法案。

62. 2017 年 11 月,妇女和人权发展部启动了儿童权利法案的起草过程,旨在将《儿童权利公约》的条款纳入国家法律,并将六种严重侵权行为定为犯罪行为。在儿基会的支持下,本报告编写时,儿童权利法案的起草已进入后期阶段。

63. 在联邦成员州一级，邦特兰于 2016 年 11 月颁布了《性犯罪法》。该法律为妇女和女童免受性暴力侵害提供了更强有力的保护。该法将包括轮奸、性剥削和性虐待在内的所有性犯罪定为刑事犯罪，并扩大了同意的定义，该定义现在旨在更好地实现平衡，一方面使其有利于幸存者，同时也不损害被告的公正审判权。由于有起诉的例子，该法促使加大了为性暴力受害者追究责任的力度。

64. 尽管取得了进展，但索马里根据《儿童权利公约》承担的国际义务尚未完全纳入国家法律体系。正在进行的宪法审查进程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暂定联邦宪法》规定 18 岁以下为儿童，邦特兰和西南州的州级宪法都将 15 岁以下定义为儿童，关于儿童的定义在法律上仍然含糊不清。

B. 对话的后续行动和行动计划执行

65. 索马里联邦政府继续在执行其 2012 年防止和打击招募和使用以及杀害和残害儿童的行动计划方面取得进展。

66. 2017 年 8 月 21 日，索马里国民军指挥官发布了一项总指挥令，防止索马里武装部队中招募和使用儿童，同时防止军事行动中所有严重侵犯儿童行为。已将该指挥令从英语翻译成索马里语，以便在国家军队中更广泛地传播。

67. 2018 年 4 月，联邦政府开始起草一项国家战略，旨在防止招募儿童，并推动释放与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使他们能重返社会。该战略将确保为索马里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提供统一的服务，并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办法防止招募儿童。此外，妇女和人权发展部与国内安全部密切合作，启动了援助受害者的国家战略，旨在支持武装冲突幸存者，包括受冲突影响的儿童。

68. 2019 年，联邦政府开始对所有索马里国民军人员进行核查和生物识别登记。这项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改善人力资源数据的收集和审查人员的资格，预计将有助于防止招募儿童。

69. 为加快行动计划的执行，联邦政府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制定并致力于路线图，该路线图由国防部长和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在 2019 年 10 月访问索马里期间签署。其中包括再次承诺加强立法框架，对安全部队进行严重侵害儿童行为方面的能力建设和认识提高，对部队进行筛查，释放儿童兵并使他们重返社会。路线图还设想通过设立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区域工作组，在联邦成员州一级实施行动计划。此外，路线图还载有关于预防和应对针对儿童的性暴力的规定。

70. 国家任务组与国防部合作，共筛查了 5 929 名士兵，包括索马里国民军(2 493 人)、将编入国家部队的邦特兰部队(2 060 人)、朱巴兰部队(1 069 人)、西南部队(235 人)、希尔谢贝利警察(60 人)和国家情报与安全局(12 人)。共查出 23 名男童与邦特兰部队(17 人)、国民军(4 人)和西南部队(2 人)有关联，其中 19 名男童已脱离部队，并获得了重返社会援助。

71. 国家任务组与欧洲联盟军事特派团合作，协助培训索马里安全部队和非索特派团，为包括国防部儿童保护股在内的政府安全部队开展了联合儿童保护培训。

国家任务组和非索特派团还组织了联合能力建设和外联活动，包括纪念国际反对使用儿童兵日、非洲儿童日和国际儿童日。

7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联合国支持开展了社区重返社会服务，包括心理社会援助、重返校园支助方案和职业培训，包括 709 名女童在内的 3 554 名儿童受益。在这些儿童中，80%之前与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有关联，20%是来自受冲突影响社区的弱势儿童。由于大多数原籍地区持续不安全，儿童往往在重返社会中心停留更长时间，导致计划外财政支出增加，并使儿童重返社区更加困难和不可预测。2019 年 10 月，建设和平基金提供了一些资金支持儿童重返社会。

73. 2014 年，索马里政府批准了接收和移交脱离武装团体儿童标准作业程序，作为其行动计划执行工作的一部分，但这些程序的适用常常不一致。虽然在儿基会支持的重返社会中心登记的大多数儿童是由政府安全部队移交的，但儿童被拘留的时间往往超过标准作业程序规定的 72 小时时限。

74. 尽管取得了进展，但仍存在重大差距，需要继续努力全面执行这两项行动计划，包括通过和颁布儿童权利法案，全面适用关于接收和移交脱离武装团体的儿童的命令和标准作业程序，以及继续筛查部队，包括将编入索马里国民军的部队和团体。在追究严重侵犯儿童行为的施害者的责任方面，也仍然存在重大挑战。

C. 宣传和重视儿童保护工作

75. 在整个报告所述期间，国家任务组与非索特派团多次交换书面信函并举行了多次会议，以提出非索特派团侵犯儿童的问题。归咎于肯尼亚国防军、埃塞俄比亚国防军和埃塞俄比亚特别警察的侵权行为也分别系统地通报了肯尼亚政府和埃塞俄比亚政府，两国政府报告称进行了调查。

76. 2019 年 6 月 16 日，在索马里举行非洲儿童日纪念活动中，司法和司法事务部长发起了由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发起的全球运动——《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法案》。部长重申索马里政府致力于加强索马里的儿童保护立法。

77. 2019 年 10 月 27 日至 30 日，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访问了索马里，与国家和国际伙伴讨论加强儿童保护和处理严重侵犯儿童行为的机制。她与联邦政府和西南州当局的代表举行了会议，倡导立即采取行动，结束和防止政府安全部队侵犯儿童的行为。在她访问期间，联邦政府承诺制定路线图，加快实施两项现有行动计划，终止和防止招募、使用、杀害和残害儿童行为。特别代表还启动了一个由建设和平基金资助的防止招募儿童和社区融入项目。在她访问期间成立了一个由丹麦担任主席的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之友小组。

五. 意见和建议

78. 我对索马里冲突各方严重侵害儿童行为数持续居高不下感到关切。我强烈谴责这些侵害行为，特别是青年党绑架、招募和使用儿童的数量惊人。我呼吁所有各方立即停止一切侵害行为，遵守国际人道和人权法规定的义务。

79. 我对归咎于政府安全部队的侵害行为数量感到关切，特别是对归咎于索马里警察和州级部队的招募和使用、杀害和残害儿童以及对儿童的性暴力案件急剧增加感到关切。我呼吁联邦政府充分履行在 2012 年签署的行动计划中做出的承诺，终止和防止招募、使用和杀害及残害儿童。在此方面，我欢迎索马里联邦政府于 2019 年 10 月签署了加快执行两项行动计划的路线图，并呼吁迅速执行路线图，包括在联邦成员州一级执行。

80. 我欢迎联邦政府正在最后确定旨在防止招募儿童和促进儿童释放和重返社会的国家战略，并期待该战略获得通过和执行。

81. 我鼓励联邦政府确保对整编到安全部队的武装团体或民兵进行筛查，确保找出任何有关联的儿童、将他们释放，使他们能够重返社会。

82. 我欢迎撤销对 12 名儿童的死刑，欢迎邦特兰主席对因涉嫌与青年党有关联而被判处监禁的 34 名儿童发布主席赦免。

83. 但我对儿童因确实或据称与武装团体有关联而继续被羁押以及被国家情报与安全局列为“高风险”儿童的命运感到关切。我敦促联邦政府将与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主要视为受害者，以儿童的最大利益和国际保护标准为指导原则，并遵循索马里核准的《关于与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有关联儿童的原则和准则》(《巴黎原则》)。

84. 在此方面，我还呼吁联邦政府充分适用其在 2014 年签署的移交脱离武装团体的儿童的标准作业程序，并允许儿童保护行为体在释放和重返社会进程的每个阶段都能充分接触到儿童。

85. 我鼓励联邦政府进一步加强保护儿童的法律框架，包括批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和《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等相关国际法律文书。

86. 我鼓励联邦政府在宪法审查进程框架内考虑儿童权利问题。我欢迎联邦政府努力将性犯罪法案纳入法律，因为该法将为包括儿童在内的性暴力受害者伸张正义。正如我在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报告(S/2019/509)和关于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报告(S/2019/280)中所述，我再次呼吁及时颁布该法案。我还赞扬在起草旨在将《儿童权利公约》纳入国内法的儿童权利法案方面取得的进展，并期待着该法案的颁布。我还呼吁邦特兰当局和西南当局依照联邦法律和《儿童权利公约》调整其关于法定成年年龄的法律。

87. 我向非索特派团所做的努力和牺牲表示敬意，并注意到归咎于非索特派团的严重侵害儿童行为有所减少。我欢迎国家任务组和非索特派团在保护索马里儿童方面密切合作，并呼吁非索特派团和非洲联盟调查关于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报告和指控，确保追究施害者的责任，进一步加强措施，制止和防止严重侵害儿童行为。

88. 我呼吁国际社会通过全球儿童兵重返社会联盟等途径，继续伸出援手，防止招募儿童，使之前与索马里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能够康复并重返社会。